

王陽明先生全集

中華圖書
館印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雜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

續編

德洪葺師文錄始刻於姑蘇再刻於越再刻於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覲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為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為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峰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肩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閒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人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顛蹙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氏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

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及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直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天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摩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

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為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為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

本為一事而認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

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

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平治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為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母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好為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已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為徑起頓悟之旨皆相鄙以有第二義簡畧事為言行無顧其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為得聖物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有第二義簡畧事為言行無顧其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為得聖門之最上乘意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為學而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益誤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

馬漂湯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己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己之不能。忘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其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

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計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此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兩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數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為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畧編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數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即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為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太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為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為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為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為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群臣百姓悉意明自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為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為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為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即位焉

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掩嗚呼此所以為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為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為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誼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恆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

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為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為卦上震為雷下巽為風雷動風行顛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為風為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為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象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為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為遯之所以為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明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為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

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避之時道在於避則避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避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避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為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止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為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

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而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萎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為王而予以君臨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予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為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為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益難乎其為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為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列為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

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年麥在田而百穀未播益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為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年麥亦如何哉夫年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年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尚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蠶農工之尚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虞宗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喧喧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宣其肅雖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聞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為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浮千里之外盈尺之牘